

不解之词:终结爱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试析

李思承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不解之词是对话活动的阻碍，尤其是在不解之词对于个体具有重要意义时（如：涉及伦理道德），“不理解”足以影响甚至摧毁一段爱情关系。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女画家萨比娜和大学教授弗兰兹关系的破灭与两人之间存在的“不解之词”有很大关系，笔者试图以此为例详细进行分析，并就“不解之词”提出了一些思考，对于爱情关系的维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理解；爱情；不解之词

引言

当一段恋爱关系走向终结，当事人可能会发出“不合适”、“三观不合”、“没有共同话题”的叹息，在彼此“不理解”的背后，心灵与心灵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宽阔河流。

那么什么是“理解”？解释学视野下，理解和语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伽达默尔将语言看作理解（广义）得以完成的形式。语言是人类相互理解的方式和工具，语言的隐喻特性允许一个词去指代超出它的字面意义和它指对象的某种东西。话语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原想说但又没有直接表达的意思，而在原想说但又没有直接表达的意义背后可能还隐含着另外的意思。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人际关系中狭义的“理解”，或许可以将其看作：对话活动中，双方对于语词背后含义的解读能达到完全重合或大部分重合，同一语词能使双方产生相似的共鸣（这时我们会说“我能理解你”）；另一种情境下，由于环境、历史等因素，当双方对同一语词具有不同的成见，但他们（或其中某一方）能将差异的部分纳入到自我理解中（这时我们会说“哦，我明白了，我理解你了”）。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发展需要理解，人们往往乐于和那些能理解自己的人相处，爱情亦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被视为至高境界的理解，也一直为世人所追求和称颂。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誉为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描述的是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4位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但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故事，它以尼采“永恒的轮回”开篇，对轻与重、灵与肉、偶然与必然、媚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不解之词”的概念，用来指代一段关系中个体之间交流的狭径，即不同个体对于同一个语词赋予了不同的诠释，且无法将差异的部分纳入到自身中。不解之词是对话活动的阻碍，尤其是在它对于个体具有重要意义时（如：涉及伦理道德），“不理解”足以影响甚至摧毁一段爱情关系。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托马斯与特蕾莎，但本文关注的是另一对情侣——女画家萨比娜和大学教授弗兰兹，他们关系的破灭与两人之间存在的“不解之词”有很大关系，笔者试图以此为例详细进行分析，并就“不解之词”提出了一些思考，对于爱情关系的维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萨比娜与弗兰兹之间的不解之词

女画家萨比娜身上充满矛盾，她拒绝媚俗，活在永不停息

的背叛中。“脱离自己的位置”“投向未知”对她而言是件美妙的事，所以她背叛了父母、前夫，抛弃“政治正确”的社会主义现实派画法。即便每次背叛都是一次胜利，萨比娜明白，背叛之路终有一天要走到尽头，“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背叛的终极，可能只是一片虚空，萨比娜惶恐不安。

大学教授弗兰兹是萨比娜的情人，高大英俊，正处在学术事业的巅峰，弗兰兹偏爱虚幻胜于现实，是一位梦想家，忠诚是他生命的信条，但他为萨比娜放弃了曾经坚持的对婚姻和妻子的忠诚。

萨比娜和弗兰兹的结合源于萨比娜的主动追求，以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弗兰兹是一位近乎完美的情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他最终萨比娜被抛弃呢？其原因在于——“他们完全明白彼此所说的话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秘语”。书中第三部分描述了这段关系走向毁灭的过程，并列举了两人之间的不解之词——

女人：萨比娜将身为女人看作一种被强加在身上的状态，“既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便算不上功绩也算不上忠诚与背叛：萨比娜一生都被背叛吸引，弗兰兹认为“忠诚是第一美德”。

光明与黑暗：萨比娜憎恶极端的光明与黑暗，因为对她来说，“活着意味着观看”；弗兰兹却着迷于光明和黑暗，他渴望在无边的黑暗中化作无限。

此外，昆德拉还列举了游行、纽约之美、萨比娜的祖国、墓地等几个例子。萨比娜和弗兰兹之间的不解之词，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迥异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弗兰兹的天赋超人，在母亲的爱与保护下顺利大学毕业，早早就达到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一直生活在枯燥环境中，他渴望轰轰烈烈，脱离书本回到现实生活。萨比娜来自一个充满动荡的国家，“监狱”、“迫害”、“禁书”这些词语对她来说是丑恶的，萨比娜的祖国于她而言丝毫没有浪漫气息，而弗兰兹爱着他想象中虚幻的萨比娜的祖国。

萨比娜与弗兰兹关系在不解之词造成的隔阂中摇摇欲坠，而两人对“活在真实里”一词的理解分歧是关系破灭的导火线。弗兰兹认为活在真实里意味着“消除私人生活与公众之间失败”。而“女人”对于弗兰兹而言代表着一种价值，是对自己母亲理想形象的投射。

的阻隔”，做到表里如一，萨比娜认为“失去私密的人失去了

一切”，保留自己的私密，不去适应外人的目光才能活在真实里。这导致弗兰兹向妻子坦白了婚外情，萨比娜却认为弗兰兹此举“强行打开了她的私生活之门”，于是她不告而别，抛弃了弗兰兹。

萨比娜和弗兰兹在不同生活经历中积累起来的成见有巨大差异，同一个语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含义，而他们不够耐心，没有试图走进对方的世界，无法将解读语词时出现的差异纳入到自我理解中。无法理解，无法共鸣，因此无法探知和满足对方真正的需求，甚至做出与对方愿望完全相反的事，彼此伤害，这段关系就在“不理解”中走向终结。

2 “不解之词”的启示

本文所指的理解发生在对话活动中，通过语言来达成。语言的特点是解释过程，是对解释事物的判定。而对事物加以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因此原有的成见是进行对话活动时能否达到“理解”的重要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具有相似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的人们更容易成为“知己”。

如何减轻“不解之词”对亲密关系（例如爱情）的负面影响？对于主体而言，或许可以通过学习、阅读、经历扩大自己的视域，充分的理解自己，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而对外部世界更加包容。

其次，人们可以在相处中为语词创造和赋予“语义”。例如，我们和某人一起观看过某部电影，再次提及电影的名字，双方都会马上明白这一语词所指代的是什么，或许我们还会谈起“(看某部电影的)那天”，由于特定的共同经历，我们有了更多可以交流并产生共鸣的东西，对一些语词赋予了相似的成见——理解的基础。再如，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再次相见，往往会谈及当年的某件糗事，某位老师，某一堂课，而这些语词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就是不解之词。相隔多年后，“对往昔时光的回顾，对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的记忆所做的赞颂”又为语词赋予了情感层面的意义，这些语词成为青春逝去后残留的遗迹，即使向不相干的人倾诉，对方也很难产生像当事人一样强烈的情感共鸣。就这样，某些特殊的语词成了我们“生命乐章中的动机”，同一个事物在每一次出现时可能会“激发出不同的含义，但这含义中回响着之前曾有的所有含义”，语词的含义在动态的变化中不断丰富，更加和谐。建立属于彼此的“语义之河”，可以使关系更加亲密。

3 讨论

3.1 文学叙事作品是否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材料

本文尝试将文学叙事作品作为研究材料，这样的思路在今天的心理学研究中并不多见。自冯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已经历130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兼具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枢纽学科，心理学领域一直存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两种主流研究取向，两种研究取向具有日渐融合的趋势，但科学主义仍为主流。作为认识世界方式中的一种，我们不能以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其他认识方式的标准，在心理学领域不断的学科分化与整合中印证了这一观点，心理学家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出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近年来不断

涌现的叙事研究法。叙事研究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也有学者通过父母-孩子自传叙事来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社会情感发展、自传记忆表征等。

叙事研究关注普通人身上的生活故事，不仅将其看成是对“社会真相”的陈述，还把它当作经验与意义的再表现，这种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事实本身，资料和研究结论都通过描述性的方式来呈现。叙事研究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获取到真实有效的研究材料方面面临着困难，既然我们将叙事看作一种认知表征工具，那么能够准确反应社会现实、具有高度凝练性和思想深度的优秀文学叙事作品，是否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材料呢？

3.2 爱情中被理解的需求

爱情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现象，自二十世纪70年代起，中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心理学领域里影响较大的有依恋理论、进化理论、爱情三角论和爱情风格论。前两种理论可以说是爱情的起源论或发生论，即爱情的自然观；后两种理论为爱情的元素及类型论，为爱情的社会观。关于爱情构念的理论中，很多都涉及到与“理解”有关的元素，例如斯滕伯格爱情三角理论的亲密感维度、约翰·艾伦·李的爱情概念框架中的友谊元素，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很相似：王娟认为爱情中存在接纳成分；李朝旭提出的中国人的4个爱情核心元素包括中就包括情投意合，然而尚未发现专门针对爱情中的“理解”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人们建立爱情关系的动因除了完成繁殖任务的进化本性，还有复杂的心理需求在驱动，因为人除了具有生物的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性其中，其中，被理解的需求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重要。那么，爱情关系中人类为何会具有被理解的需求，这种需求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或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 [1] 费多益. 认知研究的解释学之维[J]. 哲学研究, 2008 (05): 93-100.
- [2] 谭文芳. 解释学的心理学方法论蕴涵[J]. 求索, 2005, 000 (007): 116-118.
- [3] H. G. 伽达默尔, 王才勇. 真理与方法[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4] 胡瑞恒, 崔晓文, 秦金亮. 国外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研究现状及展望[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 (006): 924-931.
- [5] 杨洋. 爱情构念研究述评[J]. 兰州学刊, 2012, 000 (007): 222-224.
- [6] Sternberg R J .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6, 93 (2): 119-135.
- [7] 王娟, 佐斌. 中国人爱情的心理结构及其影响因素[C]. 第十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 [8] 李朝旭. 爱情观念的内隐结构再探[C]. 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2007.

作者简介：

李思承（1994—），女，汉族，云南省临沧市人，应用心理学硕士，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心理教育。